

文學常識

民國九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嚴究

總纂者

苦海餘生

撰述者

陳石遺 劉哲廬 蔣箸超
林琴南 李定夷 吳東園
易實甫 王鈍根 胡寄塵

校訂者

安吳 胡寄塵

發行者

國民圖書館

印刷者

國民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國民圖書館
泰東圖書局

文學常識第一集

定價大洋五角

政和劉哲廬編纂

●正編

論文……………林 紓畏廬

論詩……………陳 衍石遺

論詞……………易順鼎實甫

論書……………蔣著超子旌

論畫……………林 紓畏廬

論駢文……………吳承烜東園

論書牘……………劉錦江哲廬

諺新聞……………王 晦鈍根

論小說……………李定夷健卿

●附刊

文體原始……………劉錦江哲廬

戰國時之文派……………劉錦江哲廬

文 則……………胡懷琛寄塵

石遺雜說……………陳衍石遺

文學常識

論文

閩縣林

紆畏廬

韓氏之文能詳人之所略。又能略人之所詳。常人恆設之樊籬。學韓則障礙爲之空。常人流滑之口。叨學韓則結習爲之除。蔽掩乃昌黎之長技。然能於蔽掩之中有淵然之光。著蒼然之色。斯則昌黎之所以爲昌黎。非人之所能及也。

柳氏之文學騷處。當與宋玉抗席。幽思苦語。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箐。而飛讀之幾不知其在何境也。而柳氏尤精小學。熟於文選用字。新特然未嘗近纖選材。恢富然未嘗近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生峭壁立。棱棱然使人望之生畏。柳氏之所獨到也。

論文之書。韓柳各異。昌黎與人論文。必言作文之艱苦。及回甘之滋味。柳州則不然。但叙文人之遇。及爲文之流弊而已。韓氏之論文。論取材。論立志。論用心。論洗伐之功。柳氏則僅防無名。防流弊。防遇艱。防亂朱奪雅。蓋韓之論文。實則其主。要柳則並未論作文之法。不過把一腹牢騷。借文章以發洩而已。

余生平酷好史記。史記者。史公之創局。雖不及左傳之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然班氏望塵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傳言之。蟬聯而下。斷而不斷。如松際欲盡不盡之雲。一經班氏竄改。便索然無味矣。余故謂史記所既有者。則可不讀。班書而班書中爲史記所無者。如趙皇后。霍光。趙廣漢。王尊。貢禹。朱博。孫寶。何並。及酷吏諸傳。斌媚之處。亦正得力於史公。又爲范蔚宗輩所不能到。則不可不讀也。

文必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其不變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或純或駁。或高或下。程度至不一。要必有眞性情存乎其中。而後讀者感焉。今之爲文者。塗飾以爲工。徵引以炫博。失其性情之眞。以云自信。猶且不足欲以信人。而信後世。烏可得哉。甚矣立言之難。能文者不可不知所戒也。

爲文有二要。一曰獲理。一曰適道。蓋文有古今。而理與道無古今。自秦漢以迄唐宋。雖間有統系派別之可言。必根於理。而當於道。則一也。學者徒知分疆劃界。以示適從。其志趣。毋乃已左。雖然。獲理適道。不但宜多讀書。廣閱歷。尤當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學。偏於一則。又失之。試觀史家之文。多讀書。廣閱歷者也。而驟突恣肆。無復規檢。經生

之文則純從心身性命上着想又往往流於枯淡而寡味此其大較也

文忌直率夫所謂直蓋放而不蓄之謂所謂率蓋爲而無檢之謂初學狃於前輩陽剛之說一鼓作氣極諸所有盡情發瀉而出驟讀之似有氣勢不知氣不內積雜收糟粕用爲家珍拉雜牽扯蟬聯而下外雖崢嶸而內無主意無主意便無剪裁此卽成直率之病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謂氣蓋一世然昌黎之氣直也而用心則曲關鎖埋伏處尤曲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反又曰不難於曲而難於直此何謂也息者停蓄也昌黎之文所謂勢壯而能息者能息亦由於善養馬之千里者初上道時與凡馬無異一涉長途而凡馬汗漬脈債神駿則行所無事何者氣壯而調良嫻於步伐耳文到純時亦何嘗不主雄直難於曲而有直體麗澤文說之所謂不難於曲而難於直者卽曲中得直之謂初學能於命局製詞時在在經心於讀古人文時亦在在經心又奚有直率之病

蘇氏父子之文往往好設喻以動人觀聽驟讀之無不點首稱可及詳案事理則多罅漏可疑處然其文有光芒富氣勢如少年將軍橫槊盤馬已足懾人之膽此其不可及

者。後人不足於理。但求足其文勢。遂不得不襲蘇氏故智。因事設譬。一譬足矣。又復求多。于是枵響騰于紙上。滯氣漬于行間。則又學蘇之病也。總之無理與氣而好作長篇者。必墮入此阱無疑。

作文忌凡猥。故首尙嚴潔。嚴者屏除凡猥之謂。潔者洗滌凡猥之謂。然亦分序事立言兩端。方望溪與孫以寧書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此指序事而言也。至于立言。則當吐棄凡猥。萬不能着以塵相讀。劉勰氏文心雕龍體性篇。可以知所法矣。

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至長無過五六百字者。篇幅雖短。而氣勢騰躍。有萬水迴環千峯合抱之概。讀之覺其他長篇文字。尙無此雋味焉。

文之入手。不能無法。或終身束縛於成法之中。不自變化。縱使能成篇幅。然神木而形索。直是枯本朽株而已。不得謂之文也。譬如由韓柳入門者。一步一趨。惟韓柳是範。在初學時代。可謂能自得師。若久久而不變。無論不能突過韓柳。即使神似已成印板之

文章有何趣味哉。

文之雄健全在氣勢。氣不旺則讀者固索然。勢不蓄則讀之亦易盡。故深於文者必斂氣而蓄勢。然二者皆須講究於未臨文之先。若下筆呻吟於欲盡處。力爲控勒於宜伸處。故作停留不惟流爲矯僞而且易致拘晦。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真知所謂氣勢亦真知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古之爲文者足於理精於法一題到手已全盤打算空際具有結構無論宜吐宜茹宜伸宜縮於心了了。下筆有一定主張一言也煩言之不見爲多省言之亦不見爲少。所云遏抑蔽掩是出諸讀者之眼光不是昌黎下筆時有意作此技倆以狡獪賊衆也。

平淮西碑起句天以唐克肖其德七字不知嘔出多少心肝才能想出。但如學之者必語語如此無論喫力不討好卽能自然亦近於趨奇走怪須知文之能奇必爲情理中之所有。不過造語異于恆谿非背理而求奇匿情而求奇也。呂東萊博議全篇之意往往定於發端一二語且皆精切於物理最足醒觀者之目。然全體多半如此久讀之亦

索然無味矣。

爲文者本宜多讀書。亦萬不能恃有多讀書。卽縱筆爲文。譬之匠氏儲梧櫟而不備斤削。則梧櫟縱美。亦斷不能成器。采伐漁獵縱多。又奚爲者。

章實齋謂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欺世也。有所私焉。又曰。古人之言。欲以淑人。今人之言。欲以炫己。非炫己也。有所不足焉。數語推勘。末俗之病源。可謂洞見癥結。蓋用詐可以侔利。而萬不可以得名。且詐字可僥倖於事中。萬不能僥倖于文中。文爲天下公器。謂能以一己私見壅天下之目。杜天下之口。耶。古人性之偏執者。莫如王臨川。然觀其文字。皆源本經術。雖不能見諸施行。尙未顯悖古訓。後人學不及臨川。而又不根于經史。據其銖寸之才。氣率意發議。以爲奇特。習俗或從而炫之。而古文乃益衰矣。

才士多狂。狂則近謬。其理苦于古人範圍之密。義法之嚴。知不能遁越而出。始縱情爲放言高論。以隻眼自矜。此等人必聰明絕等。筆墨之間。有一種光氣。足以奪人。故無識者往往爲其所動。以爲不落古人窠臼。是有志者之言。究其實。則留貽爲世法者。蓋僅

僅也

汪鈍翁與曹木欣第二書。論文文字必求聖賢之道。達于日用事物而根柢于修己治身。鈍翁之意。似文當求實。不當狃才氣之偏。逞聰明之臆。是也。然鈍翁之爲人。激烈好譽。人而文字頗沈實。有道氣。一無虛枵之病。當時稱爲國初三家。雪苑近剽叔子。近肆極剽之流弊。必虛而無主。極肆之流弊。或放而過張。或云以虛枵加侯魏二子上。不無太過。然不善學二子者。往往身蹈此失。亦一準也。文體貴潔。原不應牽涉他事。然一事有一事之源。溯遠因。時過簡則鮮晰。過煩則病。腿過疾則苦。突須在有意無意間。用插筆請出此。劉彥和所謂理枝循幹者也。左傳爲文家敘事祖庭。每到插敘處。輒用一初字領起。使遙遙兩事接于無縫。史家多循此例。用爲插補之法。而善學者。厥惟史公。或一傳而數事有從中變者。有從旁入者。魏善伯曰。筋骨穿插處。不落小家。亦正言其插筆之難也。文之用省筆。非略也。一略則應言而不言。令讀者索然無趣。省又非漏也。漏則不惟于本文中多寡要之言。尤于插敘處少神來之筆。有首尾宜相應者。漏則莫應有眼目宜點睛者。漏則勿清省。又非棄而勿舉也。文之去冗刪繁。孰則勿知而往往犯此。

二病。膚說生庸。喋言成絮。弊在不知舉其簡要而棄其駢枝耳。姜白石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寡言者，正謂其能吐棄一切，歸于簡當也。要非用筆加洗伐之力，臨文有審擇之功，不可省又非疏而未檢也。歐公之文，似平易近情，然每爲小簡，亦必屬稿，則其事已不視爲玩易。何至于疏？又何至于不檢？蓋能用省筆，已節縮無數枝詞，讀之似疏及挈其全局觀之，又覺文之嚴潔處，本應如是。劉彥和曰：精論要理，極略之體，試問不精不要，又何能略？學者爲文，欲求略，當先求精。惟蓄理足者，始有眼光；有眼光，始知棄取；知棄取，則儘我所爲，全局在握，此省筆之可貴也。

行文有伏筆，猶行軍之設覆。顧行軍設覆，敵苟知兵者，必巧避不犯我之覆中。若行文之伏筆，則備後來之必應者也。故用伏筆，須在人不着意處。又當知此不是贅筆，方佳。左傳序無知事，至興會然無知爲雍廩所殺，乃不能就本文中敘補，却在本文之先另提一筆曰：初無知虐于雍廩，不倫不類，此可算得伏筆否？左氏文章之聖固無施不可。吾輩學之便矯強矣。

朱子嘗謂呂伯恭是寬厚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然東萊一生於古文，

用功甚深。教人作文。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如何是抑揚開闔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字下句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曲折剪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就此而言。決無輕儇之病。矧東萊尤非輕儇之人。不知朱子何所見。而有是語。吾輩後生不解。先儒之言。闕之可也。

以文字言。則古文中決不宜落輕儇二字。竟陵公安一派固昔有人議爲輕儇者。今讀其文。鍾伯敬涉於簡易者多。然能自圓其說。亦頗有首尾。唯時病流走過目。卽逝不復耐人尋繹。謂之輕可也。而弊尙不至於儇。譚友夏劣於伯敬。而復竭力摹古。追逐不到。乃時露醜態。則實輕而又儇矣。顧友夏以摹古力不足而墮於輕儇。猶可言也。若公安則恣肆不畏人紀。文達斥其破律壞度。實至相當之罪名也。

魏叔子曰。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諸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人之短。而不中要害。取奇出新。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解得此言。則臨文時自有一種雍和平易之氣。不落偏執之諂矣。

構之結構。譬如造一大園亭。然亭台樓閣全要人工結構矣。而疎密相間。中其空處。不盡有結構也。然此處何以要疏。何以要空。卽是不結構之結構。作詩亦然。一篇中某處要刻意經營。其餘有只要隨手抒寫者。有不妨隨意所向者。譬如走路。然今日要訪何人。今夜要宿何處。此是題中一定主意。必須歸結到此者。至於途中又遇何人。立譚少頃。又逢何景。枉道一觀。迤邐行來。終訪到要訪之人。終宿到可宿之處而已。若必一步不停。一人不與說話。一步路不敢多走。是置郵傳命之人。擔夫爭道之行。逕矣。譬之構屋。是樓閣鉤連。亭台攢簇。並無山花野草生長之處。陂陀廻伏。自然之天趣矣。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唐人之舊調者。以放翁誠齋後村三人爲最大略。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說。側一層說。而誠齋又能俗語使之雅。粗語使之細。蓋從少陵香山玉川諸家一部分脫化而出也。

擇石齋詩造說盤崛。專於章句上爭奇。而罕用僻字僻典。蓋化韓而力求變化者。王蘭泉湖海詩傳。乃謂擇石爲詩多率意而成。非知言也。

自來文人好標榜。詩人爲多明之。詩人尤其多以詩也者。易能難精。而門徑多歧。又不

能別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實。惟務其名。校職志立門戶。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明太祖時。吳則有北郭十子。越則有會稽二袁。粵則有南園五子。閩則有十子。景帝時。有景泰十才子。孝宗時。有前七子。世宗時。有嘉靖八才子。又有後七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又有南園後五先生。神宗時。有嘉定四先生。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然此百數十人中。沒世有稱者。不過三四十人。其餘雖有名。亦無稱者。不過占志乘中數行地位而已。

論詩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或以位尊。徒衆而覲爲大家。或以壽長。詩多而覲爲大家。或以能爲大言。託於忠君愛國。稷契許身。而亦稱爲大家。其實傳不傳。不關於此。昔傳宋牧仲位尊金多。表章風雅。見漁洋詩名蓋世。求得其二十八字。引爲比肩。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當時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詩出一時。聲價增重。然百年後。西陂一集。有不能舉其名者。漁洋則全由牧齋延譽。增重。乃至傳此。亦詩人黨同伐異之一證也。

東坡七言古詩。中間全用對句。排募到底。本於老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如洗兵馬。

追贈高蜀州人日見寄則全對句而有轉韻東坡却少學后山七律結聯多用澀語對收則學杜而得其皮者山谷鐵崖多學杜之七言絕句

芳草綠野妝點春景者莫如桃花荆公崇桃兮炫晝積李兮縞夜二語盡之矣惟少陵詩喜說桃花昌黎荆公詩喜說李花殆以桃花經日經雨皆色褪不紅一望成林時不如李花之鮮白奪目所以少陵之愛桃花亦在深紅間淺紅時余作法源寺丁香詩所謂昌黎半山總愛李愛其縞色天不晡也

自咸同以來言詩者喜分唐宋每謂某也學唐詩某也學宋詩余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耳必欲分之又胡爲者人之言曰明之人皆爲唐詩清之人多爲宋詩詩之於唐宋果異與否殆未易斷言咸同以降古體詩不轉韻近體詩不尙聲貌之雄渾耳其敝也蓄積貧薄翻覆只數意數言或作色張之非其人而爲是言非其時而爲是言與貌爲漢魏六朝者何以異也工詩難言詩尤不易孔門唯賜與商可與言詩而文學之子游不與焉子貢穎悟故淇澳之切磋琢磨自知取譬始可云者引重之辭若謂不如是便不足以言詩子夏篤謹